



黄河上游 铁桥与电站的时空交响

□石永亮

2007年寒风凛冽的隆冬，我与公司同事一同踏上了前往青海官亭镇的旅程，此行是为了进行国内第一台750千伏变电站的安装质量飞检。

官亭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域小镇，坐落于青海省民和回族自治县南部，黄河北岸边。作为我国首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官亭至兰州东输变电示范工程的起始站，官亭变电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承担着连接青甘两省电网和黄河上游多座大型阶梯水电站电力送出的重要任务，是青海省清洁能源送出的“东大门”。我所在的公司有幸成为组合电器产品的提供者，为了保证该项目的高质量交付，公司实施了极为严格的管理，此行的安装阶段质量飞行检查便是其中之一。

在那漫长而寒冷的路途，我们取道甘肃兰州，其间有幸邂逅了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的黄河第一桥。黄河第一桥，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原名“兰州黄河铁桥”，它静静地伫立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白塔山下。作为黄河首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它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桥长233.5米、宽8.36米，采用四墩五孔式铁桥设计，上部结构为梯形穿式钢桁架，那独特的建筑美学，宛如一位历经沧桑却风姿绰约的长者，向世人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这座桥梁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中国工匠们则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精湛的技艺，将蓝图变为现实。所用的钢材和水泥等材料，从遥远的德国购置而来，历经海运、火车、马车等多种方式，跨越千山万水，最终运抵兰州。耗时三年多，铁桥终于建成，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的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成为沟通黄河南北的通道，见证了兰州的发展与繁荣。

自古以来，兰州一直是东西交通的要冲。黄河，这条奔

腾不息的巨龙，赋予这座城市无尽的生机与灵性，却也曾是阻碍交通的天然屏障。数千年来，黄河兰州段从未有过永久性桥梁。而黄河第一桥的建成，宛如一道划破天际的彩虹，成就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观景象。它不仅是一座普通的桥梁，更是历史的转折点，开启了兰州乃至西北地区交通发展的新篇章。1928年，该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被更名为中山桥。1992年，首届丝绸之路艺术节期间，桥南广场西边桥头竖立了一块石碑，正面刻有“黄河第一桥”五个大字，背面详细记述了桥梁的建造经过。

如今，黄河第一桥不仅依然是兰州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兰州的重要旅游景点。春夏季节是观赏黄河壮丽景色的最佳时段，而隆冬时节，它同样展现出别样的魅力。站在桥上，俯瞰那滔滔黄河，感受着大河的磅礴气势和力量，欣赏着两岸的美丽风光，远眺层层叠叠的白塔山上各色建筑，那浓厚的历史底蕴仿佛能听到时代变迁的脚步声。历经上百年的岁月沧桑，它依然用钢铁般的脊梁守护着通达两岸的重任，成为兰州人的精神寄托。

我们从兰州先后乘火车和中巴汽车，抵达官亭镇，天已是擦黑时分。入住电站附近旅社的当晚，我与旅社的老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笑容满面，兴奋地告诉我，当地人将750千伏变电站亲切地称为“750”。在他们眼中，“750”不仅是超高压，更是造福之源，是幸运和幸福的代名词。在当地人心中，就像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黄河磐王”一样，犹如一股强劲的风，唤醒了黄河古道。

黄河第一桥和官亭750千伏变电站，两个建于不同时期的地标，都是历史的缩影，也饱含文化内涵，犹如历史和现代的交响曲。

是夜，我久久未能入睡。
(本文作者为平顶山市作协会员)



主办单位：
山东黄河河务局
山东数字文化集团

承办单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大河奔流——我与黄河文化地标”
征文投稿邮箱：
qlwbfnjzg@qq.com

永不褪色的“真国色”

□李恒昌

黄河水翻卷着漩涡，将一弯明月揉碎在粼粼波光之中。菏泽牡丹专家赵建朋老人静静地蹲在地头，指间轻捏一撮沙土，那黄河水裹挟而来的细沙，从指缝间簌簌漏下，带着盐碱地特有的苦涩气息。不远处的牡丹园里，那株牡丹王撑开如盖的华盖，老干虬枝间，缀满了青白色的花苞，似无数攥紧的小拳头，准备绽放震撼天地的绚烂。

“俺祖上从洪洞县迁来的时候，这黄河滩还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赵老汉蹲在新培的垄沟旁，“我们赵家第三代在山西便侍弄牡丹，偏要在这沙窝里试种。头年种下的姚黄，开得跟碗口一般大。”他忽然站起身，指向远处的村落，“瞧见那些小楼没？原先是有名的赵楼，因这里是菏泽牡丹种植故园，后来家家住上了楼房，老名儿倒没人记得了。”暮色中，牡丹园老园丁的影子被夕阳拉得悠长，与牡丹王的枝丫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幅古老的画卷。

清明过后，牡丹园里的花骨朵儿再也按捺不住性子。“酒醉杨妃”顶着胭脂色的云鬓，在晨雾中婷婷而立，那一抹艳丽，是对生命的热情绽放；“昆山夜光”裹着素纱，在月光下竟比雪还要亮三分，那份纯净，是在尘世中坚守的高洁。花匠们穿行于花畦间，粗布衫子沾满露水，竹篮里盛着刚嫁接的绿牡丹，他们的双手传承着培育牡丹的技艺，也传承着牡丹不畏艰难、顽强生长的精神。

牡丹专家陈学湘先生站在观花台上，手中紧攥着一本泛黄的《曹州牡丹谱》。“九大色系，十种花型，这是天地间的大美文章。”他话音未落，春风恰好掀起书页，露出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那是岁月沉淀的智慧。远处花农正在给牡丹培土，铁锹碰着冻土发出清脆的声响，惊起两只麻雀。“你看这‘蓝田玉’”，他忽然指向花丛深处，“花瓣薄似蝉翼，却能经得住黄河的风沙。”薄雾中，浅粉蓝色的花朵微微颤动，恍若仙子提着裙裾涉水而来，那份坚韧，在风沙中挺立，在岁月中传承。花农老周正往根部埋鱼杂肥，裤脚沾着黑乎乎的河泥，“这法子跟老辈学的，鱼杂拌河沙，牡丹长得比人还壮实。”代代相传的技艺，是对牡丹的呵护，更是对

传统的坚守。

牡丹开发办公室主任刘继国工作在牡丹园深处，办公室窗台上摆着几盆催花牡丹，玻璃柜里陈列着形态各异的牡丹籽，有的像婴儿攥紧的拳头，有的如老妪沧桑的掌纹。“这是‘大胡红’，三百年前进过紫禁城。”他指尖轻叩玻璃，“那会儿曹州知府题的‘似兰如松’匾，如今还挂在赵楼祠堂里。”那一方匾额，是对牡丹品质的赞誉，似兰之高洁，如松之坚韧。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墙角立着台老式显微镜，镜头里的牡丹细胞正在分裂，淡紫色的细胞核像饱满的花籽。刘继国起身推开窗，满院的花香涌进来，混着远处飘来的淡淡牡丹油香。“当年研发牡丹籽油，我们在实验室守了整宿。”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泛黄的实验数据，“第一次榨出油时，那颜色就像咱菏泽的晚霞，红里透金。”

谷雨那天，花朝节的锣鼓震得河水起了波澜。牡丹传人穿上祖传的靛青长衫，坐在花车中央，怀里抱着株绿牡丹。车辕上挂着的铜铃叮咚作响，惊飞了枝头的喜鹊。孩子们在花车旁奔跑，把牡丹花瓣抛向空中，粉白的花雨里，几个娃娃正在捡拾花籽。

“老少爷们，看好了！”耍狮子的汉子一声吆喝，金色的狮子突然腾空而起，爪子抓着朵红牡丹。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几个戴蓝头巾的妇女挎着竹篮，往狮子嘴里塞红枣和花生。黄河对岸，几艘插着牡丹彩旗的游船缓缓驶过，船娘唱着新编的《牡丹调》，嗓子亮得能穿透云层。

暮色四合时漫步牡丹园，月光给“酒醉杨妃”镀上银边，远处的工厂灯火通明。忽然想起博物馆里的元青花，釉色虽美，终不及这满目的牡丹鲜活。它们扎根在黄河滩的沙土里，花开时遮天蔽日，那是生命的绚烂；花落时化作春泥，那是无私的奉献。年复一年，把根扎得更深，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始终坚守着这片土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河水依旧东流，载着牡丹的传说奔向大海。远处传来梆子戏的唱腔，嗓音里裹着黄河的泥沙：“看那牡丹开花时，漫山遍野都是富贵气象……”那是对牡丹的歌颂，歌颂它的坚韧、奉献，还有永不褪色的精神。

